



N 据福建日报

一双手,能为沉睡的木偶注入生命,能在方寸之间演绎百万雄兵,能让异国观众为之落泪。从千年前的庙会神戏到当代的国礼艺术,漳州布袋木偶戏,“小”而博大,“小”而永恒。

“哪吒来了!敖丙来了!”最近几个周末,漳州木偶艺术表演馆内座无虚席。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最新编排的《哪吒闹海》精选片段在此上演。在艺术家指尖掌控之中,哪吒翻滚起舞,在龙宫激烈打斗,龙王张牙舞爪,瞪目吐火……观众席上,孩子和大人被深深吸引住了。

掌中绝技 赋予木偶灵魂

在闽南,布袋木偶戏有南派与北派之别。南派盛行于泉州晋江,北派盛行于漳州。漳州布袋木偶戏的木偶身形挺拔,注重动作戏,善用京剧程式做复杂武打,有“一口道尽千秋事,十指弄成百万兵”之誉。

1963年,中国第一部彩色木偶电影《掌中戏》开篇语中说道:“艺术家的手,使木偶有了生命。神妙的手,创造了优美的艺术。”影片中,漳州布袋木偶戏表演大师杨胜双手各执一员武将,表演对打。

双手合演“对手戏”,这是漳州布袋木偶艺人的拿手绝活。

3月4日,在漳州木偶艺术表演馆,记者观看了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副主任、二级演员梁志煌表演的经典布袋木偶戏《两个猎人》。只见他马步一扎,右手控虎扑人,左手执人腾跃,脚下步伐配合手上动作移动,上演激烈的人虎交战。

“食指控头,拇指、中指分别为左右臂。单手表演时,一只手持偶,另一只手可协助表现木偶的腿部动作;双手表演时,则各手各执一偶,双手合演‘对手戏’。”表演后,梁志煌摘下木偶布套讲解道。

艺人的手指戏法,还能让木偶变幻各种姿势。他们将手套在木偶服装里,悄悄地反转过来,背向套着偶人,就能让木偶做出“昂首背手”的神气姿势,这称为“反套”。人偶跳脱出操纵者的手,或腾空,或跃墙,然后丝滑地套入操纵者的另一只手,专业术语叫“飞套”。“反套”和“飞套”包括一系列程式动作,不但能让木偶表现出不同的立姿、手姿、步姿,还能做出流泪、大笑、喝酒、骑马、武打、翻腾等复杂动作。

成就一个木偶角色,光有手上功夫不够,还得讲究“人、手、偶”相统一。

“木偶没有生命,是演员的双手赋予其感情和灵魂。演员不仅要有扎实的基本功,还要深入理解角色。”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演员、漳州布袋木偶戏市级传承人李智杰说,不同的勾手角度、手指细微动作,可以展现出木偶不同的体态、姿态和神态,所塑造的角色性格也截然不同。

他在学校接触的第一个角色就是《大名府》里的经典丑角“把门官”。塑造这一人物时,李智杰将其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融入表演细节,例如,他用拇指关节蠕动,模拟喝酒的微动作;用拇指关节颤动,模拟受惊时脖颈后缩的微表情。这些夸张的肢体语言,成功塑造了市井小吏的狡黠。“演员要把内心的情绪传递到手上,再传递给观众。”



最新编排的《哪吒闹海》精选片段在漳州木偶艺术表演馆上演(施辰静/摄)

方寸小舞台 掌中大乾坤

流传千年的闽派文艺精品:漳州布袋木偶戏



去年底,漳州布袋木偶新剧《巴黎圣母院》在巴黎圣母院广场上演快闪(受访者供图)

手塑新生 艺术创新无止境

这双赋予木偶灵魂的手,始终在为木偶寻找新的生命律动。

“传统木偶只有20多厘米的‘玩具身材’,而且四肢关节无法屈伸,能呈现的动作比较简单。”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、漳州布袋木偶大师陈南田之子,现年84岁的陈锦堂回忆。

上世纪70年代,陈锦堂到军营表演《智取威虎山》,“观众向我们提意见,说我们演了那么多英雄,但是木偶都短短的,不够神气”。于是,他和漳州布袋木偶大师杨胜之子杨烽一起打破陈规,发明出“指通”和“关节通”等辅助工具,让木偶的四肢、手指关节也能屈伸,嘴、眼都能开合,解决肢体和面部表情僵化的问题。随着舞台增大和辅助工具运用,木偶尺寸也“长大”到0.46~0.6米。

艺术的创新没有止境。上世纪70年代,漳州布袋木偶戏题材创作、舞台美学全面升级。

1979年,一出大型木偶神话剧《三打白骨精》轰动漳州。该剧打破布袋木偶传统表演方式,融入西洋乐和表演特技。只见在舞台上——“妖怪!哪里跑?”孙悟空一声喝,从观众席顺着钢丝“飞”到台上与白骨精交战,舞台上声、光、电交织,令人身临其境。

观众被眼前这出神话剧深深震撼:原来,木偶戏能演得如此奇幻!

“有一次,我们到东山县演出,渔民纷纷拿着鱿鱼来,要跟我们换门票!”曾是《三打白骨精》导演的陈锦堂回忆,《三打白骨精》在漳州连续演出一年多,场场满座,观众达40万人次左右。

现代技术的发展,推动了漳州布袋木偶戏升级。一方面,LED大屏、可移动背景装置与剧场光影系统相结合,将传统戏台升维至沉浸式叙事空间,从“平面戏台”到“立体剧场”,10余个木偶同台表演的大场面已然成为常态;另一方面,为适应影视拍摄的需要,木偶头雕刻技术不断精进,一个木偶头最多内置36个机关,可精准把控挑眉、眼球转动、张嘴等神态细节。

“飞天遁地、擒魔拿妖,人戏做不到的,木偶戏可以做到;人戏所能演的,木偶戏能更细腻。这是布袋木偶戏的独特魅力所在。舞台再扩大、技术再先进,它的根永远在艺人的指掌之间。”陈锦堂说。

指尖薪火 从田间到课堂

创新的翅膀,让漳州布袋木偶戏飞得更高,而传承之手,则让它飞得更远。

旧时,布袋戏民间班子以走村串巷、流动演出为主,师徒二人“一口布袋演天下”,其教学传承,通过“家传父教,师徒授业”的方式进行。

1959年,“南江木偶剧团”与“艺光木偶剧团”合并组成漳州市木偶剧团,成为当地第一家职业木偶剧团,郑福来、陈南田、杨胜等老艺人加入。与此同时,“龙溪专区艺术学校木偶科”(今“漳州木偶艺术学校”)成立,开展漳州布袋木偶戏专业教学,设置木偶雕刻班、编导班、表演班、舞美班等专业,木偶表演班的学制为6年。学校面向全省招生,招纳手指条件好、小学毕业的适龄儿童。

“扯指、压指、劈指……入学第一年就一件事:苦练基本功。每天至少练2个小时,一开始练得筷子都拿不住。”李智杰回忆,在校期间,木偶表演班学员不只学习木偶表演,还要学习木偶雕刻、声乐、舞蹈、视唱、美术、民族器乐、身段、唱腔等课程,什么都学,“小道具都可以自己雕刻”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,漳州木偶艺术学校培养了大批木偶表演、制作等专业毕业生,他们大多数走向国家或民间职业木偶剧团,或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教学和辅助管理工作。

在开展系统性学科教育的同时,漳州市布袋木偶戏还拓展木偶文化传播场域。

早在20世纪50年代,木偶大师杨胜就帮助漳州市巷口中心小学成立“红领巾木偶剧团”。70多年来,在传承人指导下,“红领巾木偶剧团”自编自导自演了70个节目。近年来,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还通过“非遗进校园、进社区”等活动,与漳州市实验小学、闽南师范大学等院校结对成立木偶社团,培养更多孩子和年轻人对木偶艺术的兴趣。

以手为桥 跨国界的心跳同频

1957年5月,漳州布袋木偶戏《大名府》在法国巴黎首演。整部剧没有一句台词,却让外国观众深深感受到中国木偶的魔力:它们可以顶缸、耍盘子、射箭、舞绸……无所不能!首演一炮打响,此后,《大名府》先后斩获罗马尼亚、捷克等国际木偶艺术节金奖。

从此,惟妙惟肖的掌中绝技,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。迄今为止,漳州布袋木偶戏作为“文化交流名片”,先后近百次出访了亚、欧、大洋、美四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在一次次跨文化交流中,展现出开放包容的姿态,通过创造性转化赋予艺术新的生命力。

2024年12月,巴黎圣母院“浴火重生”之际,漳州市布袋木偶剧团参加“中法美丽乡村行”,带着全新创排的剧目《巴黎圣母院》走进法国4个乡村剧场,为当地观众送上一份文艺大礼。

新剧在木偶形象塑造上,以上世纪50年代上映的《巴黎圣母院》电影造型为基础进行创作,让法国观众一眼就能认出。在舞台设计上,创新打造实景式舞台,戏台造型为教堂,设置了门、窗户、天台、广场等多个表演区域,表演者可以在不同区域同时演绎,还设计了控制木偶动作的机关,满足多种场景、动作的需要。

“当艾丝米拉达在教堂前广场上跳舞时,追光灯打向教堂窗口,展现弗罗洛指使卡西莫多的片段;卡西莫多在广场受鞭刑时,演员穿着‘隐身衣’来到台上,追光灯打在木偶身上。这些手法营造出‘一个场景、两个空间’的感觉,前所未有的。”梁志煌说。

剧团在法国乡村演出之行,场场爆满。每到一处,观众都抑制不住对木偶的喜欢。“在卢尔马兰的演出结束后,一位法国女士泪流满面,他说,中国剧团带来这样用心的演出,让她非常感动。”梁志煌说。

点击 流传千年的“掌中戏”

漳州布袋木偶戏又称“景戏”“指花戏”“掌中戏”,它“源于晋,成型于唐宋,兴于明”。南宋时期,漳州知州朱熹曾颁“劝谕禁戏”文:“约束城市乡村,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,敛掠财物,装弄傀儡。”另外,在明万历《漳州府志》中亦有记载:“元夕初十放灯至十六夜止,神祠用鳌山置傀儡搬弄。”文献资料显示,在宋代、明代,漳州木偶戏已颇为兴盛;到了清末民初,漳州布袋木偶戏发展到鼎盛时期,各类戏班达到100多个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漳州的布袋木偶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,从剧目种类到演员人才都蓬勃发展,涌现出了杨胜、郑福来、庄陈华、杨烽、洪惠君等优秀布袋木偶表演艺术家。郭沫若曾题《西江月》赞誉漳州布袋木偶戏:“创造偶人世界,指头灵活十分;飞禽走兽有表情,何况旦生净丑,解放以来出国,而今欧美知名,奖章金质有定评,精益求精。”

2006年,漳州布袋木偶戏表演和布袋木偶头雕刻,同时被纳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,成为全国罕见的跨类别非遗项目。(闽南日报 福建日报)



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副主任梁志煌在表演经典布袋木偶戏《两个猎人》,展示“两手对打”的绝活(赵文娟/摄)